

嘉業堂
叢書

毛詩正義

第十二册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正大雅

行葦

既醉

鳧鷖

行葦八章章四句至福祿焉 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爲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尙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之親外則尊事其黃髮之耆以禮恭敬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爲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祿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卽

言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黃耆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經八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也尊事黃耆五章盡卒章上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祿卒章下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也首章言葦唯有草耳舉草則木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 箋九族至受之 正義曰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故言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見同出高祖五服之內皆親之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之內此唯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黃耆皆是老名故云黃黃髮耆凍梨釋詁云黃髮耆老

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者面凍黎色似浮垢也方言云燕代北鄙謂耆爲黎郭璞注云黎面色似黎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皆有惇史言五帝直養其氣體而法效之三王亦養而法效之又乞善言皆有惇史故知得善言則惇史受之禮有內外小史大史無惇史正以待接老人擇史之惇厚者掌之惇非官名也故彼注云惇史史之孝厚者也 敦彼至泥泥 正義曰言周之先王忠厚之至見敦敦然道旁之輦乃禁牧者爾所牧牛羊勿得踐履折傷之何則此輦方欲茂盛方欲成體維其葉泥泥然少而美好以其將爲人用故愛惜之言其葉少美

是愛之意周之先王尙愛及草木況於人乎是其忠厚之極也 傳敦聚至泥泥 正義曰周禮以葦好叢生而謂之叢物故言敦聚貌禁其勿踐則生必近路故以行爲道也猶慮牛羊所食故知是葉之初生泥泥然箋體成至人乎 正義曰成形者謂至秋乃成爲葦此時未成故言方以方爲未至之辭葦之初生其名爲葭稍大爲蘆長成乃名爲葦八月荏葦是其事也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此先王愛其爲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經以成形名之葦之初生正是牛羊所食而禁之者以牛羊當有牧處且見先王之意愛之耳 戚戚至之几 正義曰言先王

有仁恩之故能誠心親戚其親戚之兄弟無遠無近王俱邇而揖進之與之燕樂於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遽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是王能親其所親也傳戚戚至几者正義曰戚戚猶親親然親其所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也相者兩相之辭族人固當親王但若王不親族人則族人亦不親王耳今王能降心則族人必親矣故以相言之肆陳釋詁文箋莫無至以几正義曰邇是近義謂揖而進之令自近也燕禮曰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嚮邇卿西面北上邇大夫北面少進注云邇近也揖而移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遠而箋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者句有所局不得遠近並

言舉遠則近可知矣。几者所以安身，少不當憑几而經筵。几別文，故知老者加之以几也。肆筵至奠，畢毛以爲乘。上肆筵授几之文，更申其事。言王於族人，旣爲肆之筵上，又設重席，其授几之人尊敬老者，則有致敬踧踖之容。旣設筵，几族人升堂受燕，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旣受卒爵，或乃酌而酢荅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酌以酬賓。賓受而奠，此畢不復舉之王與族燕，以異姓爲賓，使宰夫爲主人行此獻酢之禮也。鄭以上二句特爲老者設文，旣爲老者肆筵，又重設席授之以几，復有惇史相續代而侍之餘同。傳設席至之容，正義曰旣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莞。

上簞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以授几以供老人故以緝御爲致敬蹶踏之容傳以授几之時有蹶踏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承述上文與鄭異耳 箋緝猶至敦史 正義曰緝續者連續之故緝猶續也凡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爲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惇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謂惇史 傳罍爵至曰爵 正義曰禮主人洗以酬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罍似是

異器故辨之云罍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解者亦云卒爵是爵爲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醴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罍非周器謂之罍者彼注謂畫禾稼也 箋進酒至兄弟 正義曰此獻酢之法儀禮行事之次爲然知用殷罍爲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辭剛禮運云醴罍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爲僭明先代之物爲尊也此言先王之事或在制禮之前自當正用殷爵而知必有異意者此詩成王之時作縱使追述先代當以周制言之不當舉殷之爵故知於時實用之也燕禮諸侯燕其臣子宰夫爲主人則天子亦當然文王世子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

賓則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弟者賓主爲兄弟行禮而有之其器之設主爲兄弟故也 醢醢至或罍 正義曰言王燕族人於獻酒之時則用醢醢并非菹以薦進之也又復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爲羞其正饌以外所加善殽則脾之與臠酒殽旣備又作樂助歡於是時或比於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罍以此燕樂族人是王能內睦之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箋以脾臠爲加故謂之嘉是爲嘉美之嘉也 傳以肉至曰罍 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肉汁也蓋用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爲之名也以臠爲函蓋相傳

爲然服虔通俗文云口上曰腭口下曰函或當然也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𦍒釋樂文孫炎曰聲驚𦍒也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園有桃傳相涉誤耳箋薦之至之嘉正義曰醢所以擣菹禮籩豆偶有醢必有菹故云韭菹則醢醢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菹醢醢是也燔炙是正饌以脾函爲加助故謂之嘉敦弓至以賢毛以爲自此以下皆說養老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其天子所射之畫弓旣堅韌矣其四鍬之矢旣鈞停矣其舍放此矢旣均同而中矣王旣射以擇賓莫非賢者其次序而爲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

是賢人也 鄭唯下句爲異謂次序羣臣爲賓以射之
賢者爲次言以射中多少爲差等餘同 傳敦弓至中
藝 正義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
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用畫則漆上又
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
弓故言天子敦弓此擇士之射與羣臣共之作者主言
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
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
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
未必然也又解四鏃之義言鏃是矢參亭者也參亭謂
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鏃

既鈞冬官矢人爲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矢而爲之鏃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鏃孫炎曰金鏃斷羽使前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鐵鏃之矢名也又解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藝謂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周禮司弓矢鏃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恆矢庫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卽是禮射而用鏃矢者此與賓客私宴不與常射同或云先王用先代法不用周禮 箋舍之至爲賓 正義曰舍釋俱是放義故舍之言釋謂既射放矢也傳言中藝故又解之云藝是質卽所射之物正鵠之總名但此說大射當謂鵠也以

下章言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射爲養老故云周之
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
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
賓則亦爲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
燕射因燕而射以爲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
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
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
此爲養老燕射案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
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
雖毛之意亦爲大射也 傳言賓至存焉 正義曰言
序賓以賢者謂次序爲賓以此擇之而皆賢也然則非

賢不得爲賓故言賓客次序皆賢也自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以下皆射義文彼於圃下云蓋觀者如堵牆此引之略也矍相地名樹茶蔬曰圃於矍相之地有此圃孔子射於中以聖人行禮故觀射者衆如垣堵之牆焉將射先行飲酒之禮其禮立一人爲司正使主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爲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司馬是將射之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弓矢出圃外以延進射者令欲射也子路延射則子路爲司射矣執弓矢者明其爲射之事也告觀者曰若嘗爲奔敗軍眾之將謂與人爲將撫御無方致使己軍喪敗或嘗爲亡國之大夫謂與人爲臣不能匡輔令使其國滅亡及與爲人

後謂他人已自有後復往奇而後之則是貪財之人若有此行者不得入其餘無此行者皆入子路言此之後蓋去者半入者半子路所陳三事皆是人之惡行者觀者終不半爲此行但見其言畏其義故去者半耳旣已半入於圃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黜二人揚解爵而爲語公罔裘先語於眾曰今射之所取之者唯十年而幼三十而壯於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十之耆七十之耄尙能好禮不從流失之俗脩飾己身以待其死而不變者可留於此若無此行者不得在此射位此說旣訖所入之人於中蓋又去者半而處留者亦半也序默又揚舉此觶以語說於眾曰今射所取唯是好學不厭倦好禮

不變慝至八十九十之耄而能勤行稱舉其道不爲亂者若無此行不得在此射位於是皆去蓋僅有存焉鄭於彼注其意爲然傳言此者見在射位如此爲難故先射擇之則賓客皆賢知子路爲司射者以鄉射云司射袒決遂取弓矢於西階乃告請射事今子路執弓矢延射故知爲司射也司射與司馬別而先自言之明子路延射之節立司馬時也主射一人而已故子路獨出延射語說必須二人故罔裘序點相對而言也必揚觶者將以令眾故執爵以自表也二人語意相類而子路之言全與別者子路出圃外延入令眾人皆入就大眾之內簡去惡者故言惡者不入爲威肅之辭其已入圃則